

● 新时期通俗文学丛书

# 武侠小说选萃



新时期通俗文学丛书

# 武侠小说选萃

刘卓 编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年·沈阳

武侠小说选萃  
Wuxia Xiaoshuo Xuancui

刘卓 编选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20,000 开本：850×1168 1/4 印张：9 1/4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00

---

责任编辑：杨爱群

插图：李德庆

封面设计：崔晓柏

责任校对：马寄萍

---

ISBN 7-5313-0514-3/I·482 定价：4.50元

## 出版说明

新时期通俗文学走过了十年的路程。这十年，潮涨潮落，波平浪起。武侠小说热、言情小说热、传奇文学热、法制文学热、纪实文学热……至今，这些热点还在人们的脑海中萦绕着。

我们出版这套《新时期通俗文学丛书》旨在瞻顾过去，观照现实，开拓未来。《丛书》包括一部理论著作和五部作品集。《十年喧嚣沉思录——新时期通俗文学热扫描》一书，据我们所知，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新时期通俗文学的理论专著。它从创作、编辑、出版、管理、销售、欣赏、反馈等多个环节作散点透视，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十年通俗文学发展历程，给其以一个全息摄象。而丛书中的《武侠小说选萃》、《言情小说选萃》、《传奇文学选萃》、《法制文学选萃》、《纪实文学选萃》则与《十年喧嚣沉思录》互为补充、互为映衬，进一步勾勒出通俗文学发展的风貌。

我们力图编选出版融思想性、知识性、娱乐性为一炉的较高品位的佳作，以飨读者。然而，由于资料有限，鉴赏水平有限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望读者予以指正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# 目 录

大闹金陵宴	金 庸 ( 1 )
昆仑千里行	宋梧刚 ( 48 )
野草悲风	古 墨 ( 95 )
九嶷魔女	汤子文 ( 128 )
双剑屠龙	田 田 ( 177 )
大侠八卦吕	于海涛 ( 227 )
血染山门	英 武 ( 275 )
后记	刘 卓 ( 301 )

# 大闹金陵宴

金 庸

## 刀 刃 色 徒

袁承志破了五行八卦阵后，青青的母亲温仪不幸被温四爷下毒手杀死，青青含恨焚化了母亲的尸体。袁承志想到师父身边人手不足，告别了黄真、安小慧、崔希敏等人，带着青青赴南京去拜见师父。

次日起身上道，青青问起他如何见到她爹爹的遗骨。袁承志于是详细说了猩猩怎样发现洞穴，他怎样进洞见到骷髅，怎样掘到铁盒，怎样发现图谱等情，又讲到张春九和那秃头夜中前来偷袭，反而遭殃的事。

青青只听得毛骨悚然，说道：“张春九是我四爷爷的徒弟，最是奸恶不过。那秃头是二爷爷的徒弟。我五个爷爷每年正月十六，总是派了几批子侄徒弟出去寻找什么。到底寻什么人，还是找什么东西，大家鬼鬼祟祟的，从来不跟我说。不过每个人回来，全都垂头丧气的，定是什么也找不到。现在想来，自然是在找我爹爹的下落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又道：“我爹爹死了之后还能用计杀敌，真是了不起。要是爹爹活着，见到

你把温家那些坏人打得这般狼狈，定是高兴得很……嗯，妈妈是亲眼见到的，她定会告诉爹爹……你再把爹爹的笔迹给我瞧瞧。”袁承志取出那幅图来，递给她道：“这是你爹爹的东西，该当归你。”青青瞧着父亲的字迹，又是伤心，又是欢喜。

这天来到松江，青青忽道：“大哥，到了南京，见过你师父后，咱们就去把宝贝起出来。”袁承志奇道：“什么宝贝？”青青道：“爹爹这张图不是叫做‘重宝之图’么？他说得宝之人要酬我妈妈黄金十万两，妈妈又说这是皇宫内库中的物事，其中不知有多少金银珠宝。”袁承志沉吟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是咱们办正事要紧。”他一心记挂的，只是会见师父之后去报父仇。青青道：“按图寻宝，也不见得会耽搁多少时候。”

袁承志神色不悦，说道：“咱俩拿到这许多金银珠宝，又有什么用？青弟，我劝你总要规规矩矩的做人，别这么贪财才好。”只说得青青撅起了小嘴，赌气不吃晚饭。

次日上路，青青道：“我不过拿了闯王二千两黄金，他们就急得什么似的，要你大师兄亲自出马来取回去，闯王干么这样小家气啊？”袁承志道：“闯王哪里小家气了，我见过他的。他待人最是仗义疏财，他为天下老百姓解除疾苦，自己节俭得很，当真是一位大英雄大豪杰。这二千两黄金他有正用，自然不能轻易失去。”青青道：“是呀，要是咱们给闯王献上黄金二十万两，甚至二百万两、三百万两，你说这件事好不好呢？”

这一言提醒，只喜得袁承志抓住了她手，道：“青弟，我真糊涂啦，多亏你说。”青青把手一摔，道：“我也不要你见情，以后少骂骂人家就是啦。”袁承志赔笑道：“要是我们找到这批金珠宝贝，献给闯王，可不知能救得多少受苦百姓的性

命。”

两人坐在路边，取出图来细看，见图中心处有个红圈，圈旁注着“魏国公府”四字。

路上数日，到了南京。那金陵石头城是天下第一大城，乃太祖当年开国建都之地，千门万户，五方辐辏，朱雀桥畔箫鼓，乌衣巷口绮罗，虽逢乱世，却是不减昔年侈靡。

两人投店后，袁承志便依着大师哥所说地址去见师父。一问之下，却知穆人清往安庆府去了，至于到了安庆府何处，在南京联络传讯之人也不知情，袁承志郁郁不乐，青青拉他出去游玩，也是全无心绪，只是坐在客店中发闷。

青青把店伙叫来，询问魏国公府的所在。那店伙茫然不知，说南京哪里有什么魏国公府。青青恼了，说道：“魏国公是本朝第一大功臣，怎会没国公府？”店伙道：“要是有的话，相公自己去找吧。小人生在南京，长在南京，在南京住了四十多年，可就是没听说过。”青青怪他挺撞，伸手要打，给袁承志拦住。那店伙唠唠叨叨的去了。

两人在南京寻访了七八天，没找到丝毫线索。袁承志便要去安庆府寻师，青青说既然到了南京，总得查个水落石出才罢。于是，两人又探问了五六日。

这一晚两人雇了艘河船，在秦淮河中游河解闷。河中笙歌处处，桨声轻柔，灯影朦胧，似乎风中水里都有脂粉香气，这般旖旎风光袁承志固是从所未历，青青僻处浙东，却也没见过这等烟水风华的气象。他喝了几杯酒，脸上酡红，听得邻船上传出阵阵歌声，盈盈笑语，不禁有微醺之意，笑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叫两个姐儿来唱曲陪酒好么？”袁承志顿时满脸通红，说道：“你喝醉了么？这么胡闹！”

青青笑问船夫：“河上哪几位姑娘最出名呀？”船夫道：



“讲到名头，像下玉京啦，柳如是啦，董小宛啦，李香君啦，哪一位都是才貌双全，又会做诗、又会唱曲的美貌姑娘。”青青道：“那么你把什么柳如是、董小宛给我们叫两个来吧。”船夫伸了伸舌头，笑道：“你这位相公定是初来南京。”青青道：“怎么？”船夫道：“这些出名的姑娘，相交的不是王孙公子，就是出名的读书人。寻常做生意的，就是把金山银山抬去，要见她们一面，也未必见得着呢，又怎随便叫得来？”青青啐道：“一个妓女也有这么大的势派？”

船夫说：“秦淮河里有的是好姑娘，小的给两位相公叫两个来吧。”袁承志道：“咱们要回去啦，改天再说吧。”青青笑道：“我可还没玩够！”对船夫道：“你叫吧！”

那船夫巴不得有这么一句话，放开喉咙喊了几声。不多一刻，一艘花舫从河边转出，两名歌女从跳板上过来，向袁承志与青青福了两福，袁承志起身回礼，神色尴尬。青青却大模大样的端坐不动，只微微点了点头，见袁承志一副狼狈模样，心中暗暗好笑，又想：“他原是个老实头，就算心里对我好，料他也说出口。”

那两名歌女姿色平庸，一个拿起箫来，吹了个《折桂令》的牌子，倒也悠扬动听。

另一个歌女对青青道：“相公，我二人合唱个《挂枝儿》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青青笑道：“好啊。”那歌女弹起琵琶，唱的是男子腔调，唱道：“我教你叫我，你只是不应，不等我说就叫我才是真情。要你叫声‘亲哥哥’，推什么脸红羞人？你口儿里不肯叫，想是心里儿不疼。你若疼我是真心也，为何开口难得紧？”

袁承志听到这里，想起自己平时常叫“青弟”，可是她从来就不叫自己一声“哥哥”，只是叫“承志大哥”，要不然便

叫“大哥”，不由得向青青瞧去。只见她脸上晕红，也正向自己瞧来，两人目光相触，都感不好意思，同时转开了头。

青青眼皮低垂，从那歌女手中接过箫来，拿手帕蘸了酒，在吹口处擦干净了，接嘴吐气，吹了起来。袁承志当日在石梁玫瑰坡上曾听她吹箫，这时海上波光月影，酒浓脂香，又是一番光景，箫声婉转清扬，吹的正是那《挂枝儿》曲调，想到“我若疼你是真心也，便不叫也是好”那两句，灯下见到青青的丽色，不觉心神俱醉。

袁承志听得出神，未发现一艘大花舫已靠到船边，只听得有人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好箫，好箫！”接着三个人跨上船来。青青见有人打扰，心头忍怒，放下箫管，侧目斜视。见上来三人中前面一人摇着折扇，满身锦绣，三十来岁年纪，生得细眉细眼，皮肉比之那两个歌女还白了三分。后面跟着两个家丁，提着的灯笼上面写着“总督府”三个红字。

袁承志站起来拱手相迎，两名歌女叩下头去。青青却不理睬。

那人一面大笑，一面走进船舱，说道：“打扰了，打扰了！”大咧咧的坐了下来。袁承志道：“请问尊姓大名。”那人还没回答，一个歌女道：“这位是凤阳总督府的马公子。秦淮河上有名的阔少。”马公子也不问袁承志姓名，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尽在青青的脸上溜来溜去，笑道：“你是哪个班子里的？倒吹得好箫，怎不来伺候我大爷啊？哈哈！”

青青听他把自己当作优伶乐匠，柳眉一挺，当场便要发作。袁承志向她连使眼色，说道：“这位是我兄弟，我们是到南京来访友的。”马公子笑道：“访什么友，今日遇见了我，交了你公子爷这个朋友，你们就吃着不尽了。”袁承志心中恼怒，淡淡问道：“阁下在总督府做什么官？”马公子微微一

笑，道：“总督马大人，便是家叔。”

这时那边花舫上又过来一人。那人穿着一身藕色熟罗长袍，身材矮小，留了两撇小胡子，神情却是一团和气，向马公子笑道：“公子爷，这兄弟的箫吹得不错吧？”马公子道：“景亭，你跟他们说说。”

那杨景亭当下喏喏连声，对袁、夏二人道：“马公子是凤阳总督马大人的亲侄儿，交朋友是最热心不过的，一掷千金，毫无吝色。谁交到了这位朋友，那真是一交跌入青云里去啦。马大人最宠爱这个侄儿，待他比亲生儿子还好。这位兄弟要交朋友嘛，最好就搬到马公子府里去住。”袁承志见他们出言不逊，生怕青青发怒，哪知青青却笑逐颜开，说道：“那是再好不过，咱们这就上岸去吧。”马公子大喜，伸手去拉她，青青一缩，把一名歌女往他身上推去。袁承志大奇，当下默不作声。

青青站起身来，对马公子道：“这两位姑娘和船家，小想每人打赏五两银子……”马公子忙道：“当然是兄弟给，你们明儿到帐号来领赏！”青青笑道：“今儿赏了他们，岂不爽快？”马公子道：“是，是！”手一摆，家丁已取出十五两银子放在桌上。船夫与两名歌女谢了。马公子目不转睛的望着青青，眉开眼笑，心痒难搔，当真如同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奇珍异宝一般。不一会，船已拢岸。杨景亭道：“我去叫轿子！”青青忽道：“啊哟，我有一件要紧物事放在下处，这就要去拿。”马公子道：“我差家人给你去取好啦，好兄弟，你住在哪里？”青青道：“我在太平门覆舟山的和尚庙里借住。这东西可不能让别人去拿。”

杨景亭在马公子耳边低声道：“盯着他，别让这孩子溜了？”马公子眨眨眼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”转头对青青道：

“那么好兄弟，我和你一起去吧！”说着伸手去搂她肩膀。青青嗤的一笑，向旁一避，说道：“不，我不要你去！”

马公子神魂飘荡，对杨景亭道：“景亭，这孩子若是穿上了女装，金陵城里没一个娘人能比得上。”

青青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去吧！”挽了袁承志的手便走。马公子一使眼色，四人都跟在后面。他抢上几步，和青青说笑。青青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他闲谈。

青青与袁承志为了寻访魏国公府，十多天来，南京城内城外，大街小巷都走遍了，对道路她已很熟悉。袁承志见她尽往荒僻之地走去，知她已生杀机，心想：“这马公子虽然无行，但看错了人，却是罪不致死，师父常说，学武之人不能滥杀无辜，我岂可不阻？”于是停步说道：“青弟，别跟马公子开玩笑，咱们回客店去吧。”青青笑道：“你一人先回去！”马公子大喜，道：“对，对，你一个人回去。你要不要银子使？”袁承志摇头叹息，心道：“我说回客店，已点明并非在覆舟山和尚庙借住。这人死到临头，还是不悟！”

说话之间，到了一片坟场，马公子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问道：“快，快到了吗？”青青一声长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已经到啦！”马公子一愣，心想到这坟堆中来干什么。说道：“小兄弟，别闹着玩了，大伙儿去公子府里，热烘烘的喝两盅乐上一乐，你给大伙唱上几支曲儿，岂不是好？”青青冷笑两声。

袁承志喝道：“你们快走。做人规规矩矩的，便少碰些钉子。”杨景亭怒道：“你这人惹厌得很，还是自己规规矩矩的先回去吧！别招得马公子生气。”马公子诈癫纳福，说道：“好兄弟，我累啦，你扶我一把！”挨近青青身旁，伸右臂往她肩头搭去。青青身子一侧，向袁承志道：“大哥，那边是什么？”伸手东指。袁承志转过头去一望，只听得背后嗤的一声

响，急忙回头，马公子那颗糊涂脑袋已滚下地来，脖子中鲜血直喷。杨景亭和两个家丁都惊呆了。青青上前一剑一个，全都刺死。袁承志心想既已杀了一个，形迹已露，索性斩草除根，以免后患，当下也不阻挡。

青青在马公子身上拭了剑上的血迹，嘻嘻娇笑。袁承志道：“这种人打他一顿，教训教训，也就够了，你也忒狠了一点。”青青眼一横，道：“这脏气我可受不下。咱两个在河上吹箫听曲，玩得多好，这家伙却来扫兴，你说他该不该死？”

两人把尸首踢在草丛之中，正要回归客店，袁承志忽然在青青衣袖上扯了一把，低声道：“有人！”两人当即缩身躲在一座坟墓之后。

## 乔装赴宴

只听得远处脚步声响，东面和西面都有人过来。两人从坟后探眼相望，见两边各有十多人，提着油纸灯笼。双方渐行渐近，东面的人击掌三下，停一停，又击两下。西边人也击掌三下，跟着又击两下，走近聚在一起，围坐在一座大坟之前。所坐之处，与两人相距十多丈，说话听不清楚。青青好奇之心大起，想挨近去听。袁承志拉住她衣袖，低声道：“等一下。”青青道：“等什么？”袁承志摇手示意，叫她别作声。青青等得很不耐烦。

约莫过了一盏茶时分，一阵疾风吹来，四下茅草瑟瑟作响，坟边的松柏枝条飞舞。袁承志托着青青右臂，施展轻功，竟不长身，犹如脚不点地般奔出十多丈，到了那批人身后一座坟后伏下。这时风声未息，那些人丝毫不觉，两人一伏下，袁承志立即把手伸回，如避蛇蝎。青青心想：“他确是个至诚君子，只是也未免太古板了些。”

这时和众人相距已不过三丈，只听一个嗓子微沙的人道：“贵派各位大哥远道而来，拔刀相助，兄弟实在万分感激。”另一人道：“我师父说道，闵老师见招，本当亲来，只是他老人家卧病已一个多月，起不了床，因此上请万师叔带领我们十二弟子，来供闵老师差遣。”那沙嗓子的人道：“尊师龙老爷子的贵恙，只盼及早痊愈。此间大事一了，兄弟当亲去云南，向龙老爷子问安道谢。追风剑万师兄剑法通神，威震天南，兄弟一见万师兄驾到，心头立即石头落地了。”一人细声细气地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只怕我们点苍派不能给闵老师出什么力。”

袁承志心头一震，想起师父谈论天下剑法，曾说当世门派之中，峨眉、昆仑、华山、点苍武林中称为四大剑派。四派人才鼎盛，剑法中均有独得之秘。其他少林、武当等派武学虽深，却不专以剑术见称。这姓万的号称追风剑，又是点苍派的高手，剑术必是极精的了，他千里迢迢来到金陵，不知图谋什么大事。

只听两人客气了几句，远处又有人击掌之声，这边击掌相应。过不多时，已先后来了三起人物，听他们相见叙话，知道一起是山西五台山清凉寺的众僧，由监寺十力大师率领；一起是浙闽沿海的海盗，由七十二岛总盟主碧海长鲸郑起云率领；第三起是陕西秦岭太白山太白派的三个盟兄弟，号称太白三英的史秉光、史秉文、黎刚三人。

袁承志越听越奇，心想这些都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人，怎么忽然聚集到南京来？只听那姓闵的不住称谢，显然这些人都是他邀来的了。

又听闵子华道：“先兄当年遭害身亡，兄弟十多年到处访查，始终不知仇家是谁。现下幸蒙太白山史氏昆仲见告，才知道害死先兄的竟是那姓焦的奸贼。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！”语气

悲愤，又听当的一声，想是用兵器在墓碑上重重一砍。

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那铁背金螯焦公礼是江湖上有名的汉子，金龙帮名声向来也并不坏，料不到竟做出这等事来。史氏昆仲不知哪里得来的讯息？”言下似乎颇有怀疑。

闵子华不等史氏兄弟答腔，抢着说道：“史氏昆仲已将先兄在山东遭难的经过，详细跟晚辈说了，那是有凭有据的事，十力大师倒不必多疑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焦公礼在南京数十年，根深蒂固。金龙帮人多势众，虽然没听说有什么了不起的高手，毕竟是地头蛇，咱们这次动他，可要小心了。”闵子华道：“正是如此。小弟自知独力难支，是以斗胆遍邀各位好朋友的大驾。明天酉时正，兄弟在大功坊舍下摆几席水酒，和各位洗尘接风，务请光临。”众人纷纷道谢，都说：“自己人不必客气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这次好朋友来的很多，难保对头不会发觉。明日各位驾到，请在门口接待的兄弟伸出右手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三个指头作一下手势，轻轻说一句：“江湖义气，拔刀相助”，以免给金龙帮派人混进来摸了底去。”

次日中午，马公子被杀的消息在南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。袁承志和青青整天躲在客店不出。傍晚时分，两人换了衣衫，改作寻常江湖汉子的打扮，踱到大功坊去。

只见一座大宅子前挂起了大灯笼，客人正络绎不绝地进去。那宅第甚大，但墙垣残旧、阶石断缺，门口略作修整粉刷，却也是急就章，颇为草草。

袁承志和青青走到门口，伸出三指一扬，说道：“江湖义气，拔刀相助。”一个身穿长袍的人连连拱手，旁边一个壮汉陪他们进去，献上茶来，请教姓名。袁承志和青青随口胡诌两个名字。那壮汉道：“久仰久仰，兄弟在江湖上久闻两位大

名。”青青肚里暗笑，心道：“这大名连我们自己也还是今日初次听到，你倒久闻了。”不久客人越来越多，那壮汉见两人年轻，料想必是哪一派中跟随师长而来的弟子，也不如何看重，说了声“失陪”，招呼别人去了。不一会开出席来，袁承志和青青在偏席上坐了，陪席的是仙都派的一个小徒弟，同席的都是些后辈门人，也没人来理会他们。

酒过三巡，闵子华到各席敬酒。敬到这边席上时，袁承志见他约摸三十岁左右年纪，手上青筋凸起，一脸剽悍之色，举止步武之间，显得武功不低。他双目红肿，料是想起兄长被害之仇，连日悲伤哀哭。袁承志心想：此人笃于手足之情，甚是可敬。他大举邀朋集友，想来那姓焦的仇人和什么金龙帮声势定是不小。

闵子华先向众人作了三揖，连声道谢，然后敬酒。席上众人都是晚辈，全都离席还礼。

闵子华敬完酒归坐，刚坐定身，一名弟子匆匆走到他身边，俯耳说了几句。闵子华满脸喜色，快步而出，不多一会，恭恭敬敬的陪着三人进来，到首席上坐下。

袁承志见了闵子华的神气，料知这三人来头不小，仔细看了几眼。见头一个儒生打扮，背负长剑，双眼微翻，满脸傲色，大模大样的昂首直入。第二人是个壮汉，形貌朴实。第三个人却是二十二三岁的高瘦女子，相貌甚美，秀眉微蹙，杏眼含威。

闵子华大声说道：“梅大哥及时赶到，兄弟实在感激之至。”那儒生道：“闵二哥的事，兄弟岂有不来之理？”袁承志心道：“原来这人便是二师哥的弟子梅剑和，怎地神态如此傲慢？”只听梅剑和道：“我给你多事，代邀了两个帮手。这是我三师弟刘培生，这是我五师妹孙仲君。”闵子华道：“久仰



五丁手刘兄与孙女侠的威名，兄弟真是万分有幸。”他没说孙仲君的外号。原来这外号不大雅致，叫作“飞天魔女”。当下闵子华又给十力大师、太白三英、郑起云、万里风等众人引见。各人互道仰慕，欢呼畅饮。

酒意渐酣，闵家一名家丁拿了一张大红帖子进来，呈给主人。闵子华一看，脸色立变，干笑数声，说道：“焦老儿果然神通广大，咱们还没找他，他倒先寻上门来啦。梅大哥，你们刚到，他竟也得到了消息。”

梅剑和接过帖子，见封面上写着：“后学教弟焦公礼顿首百拜”几个大字，翻了开来，里面写着闵子华、十力大师、太白三英等人姓名，所有与宴的成名人物全都在内，连梅剑和等三人的名字也加在后面，墨迹未干，显是临时添上去的。帖中邀请诸人明日中午到焦宅赴宴。梅剑和将帖子往桌上一掷，说道：“焦老儿这地头蛇也真有他的，讯息灵通之极，咱们够不上做强龙，可是这地头蛇也得斗上一斗。”

闵子华道：“送帖来的那位朋友呢？请他进来吧！”那家丁应声出去。众人停杯不饮，目光一齐望向门口。只见那家丁身后跟着一人，三十岁左右年纪，身穿长袍，缓步进来，向首席诸人躬身行礼，跟着抱拳作了四方揖，说道：“我师父听说各位前辈驾临南京，明天请各位过去叙叙，吩咐弟子邀请各位的大驾。”

梅剑和冷笑道：“焦老儿摆下鸿门宴啦！”转头对送请帖的人道：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听他言语无礼，但仍恭谨答道：“弟子罗立如。”梅剑和喝道：“焦公礼邀我们过去，有什么诡计？你知道么？”罗立如道：“家师听得各位前辈大驾到来，十分仰慕，想和各位见见，得以稍尽地主之谊。”

梅剑和道：“哼，话倒说得漂亮，我问你，焦公礼当年害